

整体时空观视角下历史文化名村多维度价值挖掘

——以嘉祥县武翟山村为例

李振种¹ 秦兴毅²

1. 临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山东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摘要: 当下我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价值识别更偏向于“单一时间断面”，缺乏整体时空观的考虑。导致保护工作仅停留于历史遗产的内在价值保护，忽略了遗产在时空发展中的附加价值的保护。本文以嘉祥县武翟山村为例，从整体时空观视角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名村内在与发展价值，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保护规划应对策略，为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发展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时空观; 价值体系; 历史文化名村; 武翟山村; 保护发展策略

【DOI】10.12254/j.issn.2096-6539.2022.03.005

引言

历史文化名村是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国家对于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工作日益重视，并建立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历史文化名村的申报、评选制度。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在《关于开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检查的通知》中，对2005年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优化，此后我国有关历史文化名村评选和评价指标等内容基本稳定。这套评价体系主要以历史遗存遗迹的数量与等级、核心保护区及历史街巷的规模与质量为主，以此建立的保护体系，本质上是“单一时间断面”的保护，即仅将历史要素局限于当下的存在，在既有环境中对历史遗存的碎片进行保护。然而历史文化名村其形成与演化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的，其保护价值不应仅在于单一的时间体系中，对其价值认知也不能仅停留于遗产的内在价值，而忽略了遗产的发展价值。

本文以济宁市嘉祥县武翟山村历史文化名村为例，探索整体时空背景下的历史文化名村价值的多维度挖掘的逻辑，多维度认识历史文化名村内在与发展价值，并制定针对性的保护与利用对策。

一、时空观视角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

(一) 整体时空观

我国古籍《尸子》中写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古人将“上下四方”的三维空间称为“宇”，将“古往今来”的时间观念称为“宙”。把时间和空间视为不可分割的概念，他们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称为“时空”。

整体时空观就是要把空间作为时间的一种映射，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审视事物的发展。

(二) 整体时空观对于历史文化名村研究意义

以整体时空观研究历史文化名村可以以动态的角度将遗产研究与时间建立联系，以遗产为媒介探索围绕遗产展开的历史叙事，从而通过静态的遗产去探索一个动态的历史。

其次，以遗产为媒介将现代社会与历史各个阶段进行比对，可以展现更立体的社会变迁内因。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遗产所在时间阶段里的每一次的兴衰变化，都反映了所在时间内人们对于遗产及所代表建筑物、构筑物、环境甚至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对此的深入研究与剖析可以推动我们更好的认识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二、多维度价值体系建立

(一) 遗产的多维度价值体系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指出历史遗产包括了历史价值、艺术/美学价值、科学价值三类主要价值。该价值评价方法更多的关注遗产的内在价值，而对遗产在时空中的发展价值无法很好展现。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价值评价也存在相同问题。

2002年学者哈文森(R. Hewison)和霍尔顿(J. Holden)在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将遗产的公众价值归纳为“内在价值”、“发展价值”、“学会价值”。遗产的内在价值与我国文物保护法提出的遗产价值体现形式类似。遗产的发展价值指伴随在遗产保护实践中，使地区获得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价值；学会价值指的是遗产组织通过不同的遗产事务，为遗产创造的价值。遗产的发展价值与学会价值相对于遗产的内在价值来说，可以认为是遗产的外在价值，也可理解为是时空所赋予遗产的附加价值。

(二) 遗产多维价值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利用的意义

在历史文化名村价值识别过程中，容易忽略遗产的时空附加价值。比如在遗产的保护中形成的正确的遗产价值观；又比如因遗产而形成的社会稳定力和社会凝聚力；又比如遗产对遗产地的宣传价值与旅游服务带来的经济价值，甚至对遗产地的城乡建设行为的推动价值

等。

若在遗产的利用中不充分考虑遗产的此类价值会无法更加系统、全面的保护利用遗产价值，甚至会对城乡规划建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以城市老城区的城墙利用为例，西安与南京在遗产保护中充分考虑了城墙的时空附加价值，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保护与利用，使之成了城市重要景观要素，并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三、武翟山村概况

武翟山村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画像石刻出土地，是中国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武氏祠汉画像石刻的所在地。2017年，武翟山村成功入选山东省第四批历史文化名村。

武翟山村历史悠久，相传商代就有人类居于此，东汉末年，因武氏家族居此，临近山隧取名武宅山，后演变为武翟山，后人取村名为武翟山村。明洪武年间，赵氏等由山西迁此建村，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村落样貌。

武翟山村民居建筑是采用当地石材垒砌的石木结构建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居建筑形式。最富特色的当属具有防御功能的“炮楼”，“炮楼”占据了院落的制高点，形状似烽火台；其次是丰富的墙体立面建造工艺，其中以女儿墙为突出代表，其建造类型包括“平阵”、“霸王式”、“垛口式”三种，装饰丰富，变化多样。

四、整体时空背景下武翟山村价值体系的深度挖掘

（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多属性不可移动文物保管机构——武氏祠

武氏祠汉画石刻是东汉武氏家族墓地石刻，现有画像石46块，汉碑两块。石刻的内容广泛，从神话传说到人间历史再到百姓生活无不涉猎，全方位展现了汉代社会发展情况，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与艺术价值。

世人对武氏祠汉画像石刻的记载与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南宋洪适的《隶释》与《隶续》代表了当时武氏祠汉画像石刻研究的最高水平。后黄河泛滥，石画像被淹没于黄沙中数百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途径嘉祥，先后发掘出20余块画像石，隧就地建屋，将画像石嵌入墙壁，题门额曰“武氏祠堂”，这就是武氏祠的雏形。

黄易的发掘以及他随后所领导的石刻保护工作是武氏祠历史上及其重要的事件，对于一般性学术史来说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及保护工作。

到清末，武氏祠经历多次重修，并有外国学者对武氏祠进行考察、研究，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成为后世进一步研究武氏祠的第一手乃至唯一的文献资料。后来，武氏祠又进行了几次修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后，武氏家族墓地石刻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武氏祠文管所。并进行了多轮的修建与整改最终形成今天的样子。

某种意义上，武氏祠是我国最早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管机构，更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民间自发组成的综合性的管理组织，集保管机构、展览场所、文物商店于一身的民营式的文物保护组织。武氏祠汉画像石刻的保护工作经历百年之久，是社会各方人士、世界各国人士积极参与共同构筑的文化遗产的防护网络成果，是我国乃至世界文物遗产保护的典范。在对武氏祠汉画像石刻保护的同时也需要对武氏祠时空中的文物保护经历梳理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利用。

（二）百年村落建设传承活化石

与武氏祠汉画像石刻一样，武翟山传统民居建筑也是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留下的民居建筑演化“活化石”。

据村中老人记忆，武翟山村民居建筑最早聚集于村内前一街附近，后因家族开枝散叶，逐渐形成沿前一街向南北两侧展开的数条胡同，呈鱼骨状分布。

建国初，村庄无序生长，从前一街蔓延至前二街附近。1980年前后村庄进行了第一次有规划的集中建设行为，形成了沿中心大街、后一街、后二街布局的新村集中建设区域。1990年前后，村庄在学校路西侧开展了第二次有规划的村庄建设行为。而后，村庄不断的进行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村庄道路骨架与建设肌理。

得益于两次有规划的统一建设行为，武翟山村百年传统民居石房得以较好的保留下来，并形成了能够清晰反应建国前、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三个时间段村庄营建特色的风貌区域。

三片风貌区域时间上一脉相连，空间上互不重合，把时空四维下的村庄发展过程以三维的方式展现出来，三片风貌区域在建筑肌理、建筑样式、建筑材质上既有传承又有变化。

建筑肌理上：百年传统民居建筑集中区域的村庄院落空间受到家族聚集分异影响，呈现出以胡同为宗族聚集空间，以院落为家族聚集空间的特征。房屋的分布围绕胡同、院落相对无序的生长；80年代规划建设区域与90年代规划建设区域受到现代村庄规划理念的影响，呈现出核心家庭（三、四口之家）以院落为单元的居住形式。风貌上也呈现出整齐划一，阡陌交通的形式。

建筑样式上：武翟山村传统民居采用了极富特色的“炮楼”形式，并在房屋立面建造上极富变化。在80年代统一规划建设时期，村民将“炮楼”的独特建筑形式保留下来，简化了部分立面建造工艺，引入流行建造工艺，形成了即能体现当地民居建筑特色，又对居住环境有效更新的民居建筑。到90年代规划建设时期，民居建

筑开始脱离当地特色，趋同周边区域。

建筑材质上：传统民居建筑在建国前多就地取材，以紫云山（武翟山）的紫页岩与红色砂岩进行房屋建设；建国后，村民开始使用外部买入的青色砂岩进行房屋建设，经济条件好的居民还会使用青砖进行房屋建设。改革开放后，传统石材、青砖、红砖、水泥、瓷砖都在此时期的民居建设过程中被广泛使用。90年代后，红砖、水泥、瓷砖、涂料等基础建材及装饰建材开始成为主旋律，传统石材则不被使用。

武翟山村三个风貌区域将村庄传统民居建筑的演变、趋同过程记录下来。通过不同传承理念下的传统民居建设风貌区域关于外观、肌理乃至生活、居住感受的深入对比，可以对传统民居建筑样式的传承有新的认知与体会，从而推动传统民居建筑传承保护理念的升级。

就如武翟山村，80年代统一规划建设为民居建筑，既传承了如“炮楼”等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也对建筑空间尺度、内部功能组织、建设工艺、建筑材料等方面进行了更新，能够较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以历史文化名村调研者的姿态来看其理论上是传统建筑更新的典范，然而当地村民却更青睐摒弃了传统风貌的90年代民居建筑，这似乎也反映出传统村落逐渐凋零的冰山一角。

五、深度价值挖掘基础上的保护规划应对策略

针对武翟山村整体时空观下的附加价值体现，我们在进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时也要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

（一）变文保单位为集文物保护、展示展览、教育宣传为一身的多属性综合场馆

对武氏祠的保护，要充分发挥其时空附加价值，拓展其文物保护宣传、文化展览、文化催生、经济创收的功能。

通过武氏祠景区扩建等方式，将武氏祠打造为一处国家级古石画像石刻研究基地与展览场馆；将黄易等人几百年来的文物发掘、研究与保护的事迹整理成系统的故事线，为其打造专门的展示场馆，以此积极创建国际文物保护论坛，邀请国际文物保护组织在此共计文物保护新方式、新方法。

（二）针对性的对三大风貌区域进行保护控制及发展引导

针对武翟山村三处时空发展形成的风貌区域，我们提出了尊重不同时期的村庄建设行为，对“传统民居建筑聚集区域”、“80年代居住风貌区”、“90年代居住风貌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及发展利用措施的村庄整体保护方针。在此基础之上合理划定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高度控制要求，并对各区域内的建筑提出针对性的整治提升措施。

“传统民居建筑聚集区域”是村庄保护最核心的区域，应尽可能的保护传统风貌，对建筑质量较好、保护

价值较高的传统民居建筑积极申报历史建筑或传统风貌建筑，加强保护；对部分破败建筑进行有效的整治提升，在不破坏原有风貌基础上提升建筑的质量，对部分无人居住的传统民居建筑通过流转的方式，置换使用功能，引入相应的历史文化展示或文创业态，提升村落活力。

“80年代居住风貌区”保持现有的空间尺度和比例，保持现有建筑形式，重点保护保留平屋顶、女儿墙、炮楼这些特有的建筑符号。并在保持现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提升居住环境品质。

“90年代居住风貌区”重点对村民住宅进行整治提升，在三片风貌区域优缺点比对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即能满足现代居住需求，又能传承地域建筑特色的新型民居建筑，并邀请民居保护专家、建筑师来此进行相应的实践工作，探索传统民居建筑传承与更新的新方式新方法。

在推动当地的传统民居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充分发挥武翟山村民居建筑演变“活化石”的优势，深入探索研究民居建筑更新实践理论方法，为山东乃至全国民居建筑提供可推广的更新实践理论。

六、结语

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利用的研究，需要建立起整体时空观念，更为深入的挖掘其内在价值与发展价值，构建更为系统、全面的价值识别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利用，才会活化历史文化资源，让其在现代社会甚至未来城乡发展中发挥着穿越时空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苏静. “遗产公众价值”研究及其在陈炉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应用初探[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 [2] 徐新云. 多维度价值认知体系下的羊楼洞古镇保护与发展[J]. 城市住宅, 2021, 28(06): 32-35.
- [3] 陈梅. 历史文化名村的价值评判及价值保护——以武汉市黄陂区大余湾为例[J]. 绿色科技, 2010(11): 114-115.
- [4] 杨艺. 基于时空视角的红色古村特征及保护利用研究[D].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5] 王运良. 初探我国最早的文物保护组织——由嘉祥武梁祠保护谈起[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9(04): 11-15.
- [6] 张银银, 吴扬. 基于时空视角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研究——以江山市清一村为例[C]//. 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 2018: 537-543.
- [7] 姜晓彤. 齐鲁乡村文化建设背景下的武氏祠遗址博物馆设计研究[D].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0.